

葱叶笛

许向诚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7
2

葱 叶 笛

许向诚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3 7/8 插页4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000

书号: 10151·924 定价: 1.1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诗集，共选收青年农民诗人许向诚同志的短诗60余首。

诗作或托物育志，假物明理，或描写农村风情，抒发对乡土的热恋；或歌咏近郊见闻，描绘童心童趣。

诗作注重意象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格调清新而活泼，诗意隽永而含蓄。

目 录

一幅永不褪色的记忆

——代序……………鲁 藜(1)

春 之 蝶

早春的小诗(组诗)……………(13)

雨雪……………(13)

村口的路灯……………(13)

河滩种瓜……………(14)

牧童……………(14)

春之蝶……………(15)

风障……………(18)

防护林……………(19)

新垄……………(20)

电线杆子……………(21)

飘叶……………(22)

垂柳……………(23)

蜻蜓点水.....	(24)
砖瓦.....	(26)
犁.....	(27)
红叶.....	(29)
河边的树桩.....	(30)
大海日出.....	(31)
升帆.....	(32)
帆与小石子(二首).....	(33)

葱 叶 笛

葱叶笛.....	(37)
暖房.....	(40)
母亲, 站在小河边.....	(42)
小河之夕.....	(44)
月下一双桨.....	(46)
村口夜话.....	(47)
牧鸡图.....	(49)
玩具.....	(51)
水车.....	(52)
我和抽水机.....	(53)
田埂.....	(55)
弹棉花的作坊.....	(56)
一个卖蛐蛐的老汉.....	(58)

小院，静悄悄.....	(60)
蒲扇.....	(62)
柳絮和护林人.....	(65)
绿色的绸带.....	(67)
豆荚儿，轻轻地摇.....	(68)

篱 上 花

富字歌.....	(73)
养鸭人家.....	(75)
集市一瞥.....	(77)
酥畦雨.....	(79)
鲜亮亮的奶.....	(81)
轧场.....	(83)
二丫的奖品.....	(85)
散花女.....	(87)
篱上花.....	(89)

小 蝌 蚪

父亲的新衣.....	(93)
一棵晚熟的高粱.....	(99)
送瓢.....	(101)
孵化场写意.....	(103)
母子车的进行曲（组诗）.....	(105)
小小的木房子.....	(105)

十字路口，有一只蝴蝶.....	(106)
母与子——两颗心.....	(108)
鱼水恋（组诗）.....	(110)
情思.....	(110)
手帕.....	(110)
童年的望远镜.....	(112)
记忆.....	(114)
写给孩子们（四首）.....	(116)
小蝌蚪.....	(116)
虹.....	(116)
铅笔和作业本的歌.....	(117)
上学路上.....	(117)
后记.....	(118)

一幅永不褪色的记忆

代 序

鲁 蔡

我很高兴，能为向诚的第一本诗集《葱叶笛》写点读后感。

我爱诗，我爱中外古今一切美好的诗。我爱我的祖国的同时代诗人那一切充溢着生活色彩的诗。

我个人常常有种想法：作一个人也好，作一首诗或是一部书也好，如果没有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特色、自己的风骨，那么也许用不了多久，就会被淹没在那千人一面、千篇一律的书林人海之中。

在这里，向诚的《葱叶笛》确是来自“田野”，来自“一块多么富有音律的土地”；用那“曾在儿时”“装过磕头虫的葱管儿”吹奏出的别开生面，独出新裁的新奇的乐章。我在这里所说的新奇，绝不同眼下有些诗人所倡导的那种荒

僻的诗风：因炫奇而猎奇。

我认为既然把文艺作品叫作创作，没有等同于工艺品的制作，那么，作家的每一篇新作，每一首诗，都应该是新颖的、独特的，在作品中任何雷同和重复、模拟与沿袭，都不是真正的创作。但是，新奇绝不是稀奇，而是寓神奇于平凡里的新奇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《葱叶笛》的大部分诗章都是生发自那块质朴而“芳香的土地”，“酱色的泥土”里：新奇的花叶深深植根在生活里。

也许因为我曾在作者彩笔下的渤海之滨的那块“泥土”滚过了二十多年，作者那一首题名《犁》的诗特别打动我的心田：

一条酱紫色的小蚯蚓，
何时爬出地皮？
是我的犁儿，
弄破你的新居？

驮着一块鲜泥，
多么艰难的步伐，
一毫米、一毫米……
象是蠕尽最后的力气，
蜷缩成一个球体！

还是让我，
把你送回原籍，
土地的儿女，
怎能离开土地？！

你在犁，我也在犁，
哦，我们耕耘在一起！

读了这首诗，我好象也变成那只小蚯蚓，醉吮着刚被翻透的母亲大地的温馨。象这样蕴藉着泥土气息、土地之恋、生活之向往的心声，荡漾在《葱叶笛》的曲谱里。《暖房》、《孵化场写意》、《砖瓦》、《小院静悄悄》、《一棵晚熟的高粱》、《风障》、《父亲的新衣》、《村口夜话》、《蜻蜓点水》、《土地的哲学》、《小河之夕》、《母子车进行曲》等等。这些歌颂那片绿色的田野的诗作，就象一幅一幅袖珍的印象派的画面，再现了长存于我心中的“永不褪色的记忆”。我也曾写过乡村绿野的诗，我也曾读过其他诗人甚至是著名诗人描画大地的诗，但我总觉得好象在向诚的诗篇里，有些什么是别人缺乏的东西；也可以说别人没有他那么丰富。我曾说过，一颗童心是进入诗国的通行证。构成向诚的

诗的特色的内涵素质，就是对生活的单纯真挚的热爱和赤诚。因而诗人才能点铁成金，落土生花。多么平凡的日常农活，多么司空见惯的村野的花鸟虫鱼，都被作者那颗水晶般的童心化为绚烂的国色。

特别是作者那些歌颂金色童年的诗篇，好象雪笺上印着的不是黑体铅字，而是金字镌刻的版画，辉浴着金色的阳光，笼罩着天真烂漫的梦幻。除去作者出色地歌颂绿色的田园诗之外，这些歌颂金色的童年的诗歌，也应是我们祖国琳琅满目的诗的画廊里，“一幅永不褪色的”甘美隽永的新奇的图画。

我愿援引他一首《童年的望远镜》为证。

童年

我有一架小小的望远镜

镜管

是金色的竹筒

镜片

是两张透明的

绿色的糖纸

它

象给我洞开了
两扇新奇的小窗
让我窥见彩色的世界！

我曾用它
了望田园的飞雪
那块曾被寒风
剥夺了芳香的土地
又翩跹着
无数只绿蝴蝶……

我曾用它
了望土屋的檐滴：
那是六瓣的水晶小花
在阳光下
结出了绿色的
希望的种子……

哦，我该用它
望得很远、很远
要从冬天望到春天
要从今天望见明天！

这首诗写得这样单纯、平易、朴素、自然，于平凡中见非凡。在一切艺术品中，通过直白、素描的道路而臻化境，这是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的良工巧匠所企求的境界。如同白雪，是没有色彩的色彩，却是湮没一切色彩的色彩；是真正美的结晶。在这里也看见向诚的苦于追求的足迹，如在《春之蝶》里、《葱叶笛》里、《记忆》里、《蒲扇》里……

向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——是新中国新的一代的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，十多年来，他一向滚在泥水里，一向利用劳动空隙奋泳在诗潮里，能够产生《葱叶笛》这样一部诗的结集，虽然是薄薄的本子，但应该说是艺术的丰收。因为对于写诗的人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不算长，诗歌创作又有它特殊的创作规律；比其它一切文学创作有更高的难度。要求诗人付出更漫长、更沉重、更艰巨的劳动。在年轻力富之时，也许可以写出象歌德那样震撼一代心灵的杰作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长篇小说，而那部尊定万古不朽的是歌德也是人类的一座艺术高峰的《浮士德》长诗，却要付出六十多年的心血去结构。

向诚有着他那天赋的来自劳动人民的诚实与谦逊，希望我能谈谈他的《葱叶笛》还有哪些不

足的地方，我也愿意毫无顾虑地向我的年轻诗友交换我的一些看法，也愿借此向当代诗人们求教。

在《葱叶笛》里，那些尝试运用民歌以及旧体诗词的格调韵律的方式去写的诗篇，都不是成功的创造。这种现象在当代诗人们的作品中也可以发现。这种所谓旧瓶新装，所谓新民歌体，由来已久，几乎五六十年来，还没有比较卓越的成就，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、表现时代的思想情感的创作。而更多的作品是混淆了演唱曲艺的界限：又象快书、又象板话、又象顺口溜、又象弹词、又象四言古体、又象打油诗，为了削足适履，把活生生的语言就范于死的框框里，就成了不文不白、四不象的东西。

诗和散文，是两个有着质的差异与分野的领域。在散文的宽阔的领域内（小说、戏剧、散文、杂文……），可以兼容并蓄地融入古汉语、旧诗词歌赋，以及民歌、谚语、箴言等等的语言，使其渗入表现程式与韵律；但相对来说，诗歌的领域是比较狭隘。对于作为一切文艺作品之生命的血肉的语言，要求高度洗练，绝对的纯粹性。任何有临摹、拼凑、焊接的痕迹，都会支离了诗的美的灵魂。

诗歌之所以为诗歌而不是散文，唯一的差别在于它拥有其特殊的语言创造的规律；但，诗意和诗的意境却不是它独家所垄断的。诗意、诗的境界是美的精灵：她徜徉在除诗歌之外的一切文学的文体里，也活跃在美术、音乐、建筑以及银幕、荧屏里，甚至是在那山水的袖珍的盆景之中，也有她的绰约的情影。

特别是在那些散文大师的字里行间，有时候充满浓郁的诗意，为诗歌所不能企及，但诗意盎然的散文不等于诗歌；而诗歌绝不等于散文的分行。我在这里是要说明：诗人如果不服从或遵循由于诗歌的特殊性所带来的语言的制限，那么就会变成既不象诗又不象散文的畸形儿。正如同那走钢丝绳的杂技艺员，如果她不服从那根钢丝绳的规律，她一定会摔交，变为小丑。

话要说回来，中国自“五四”以来仍在发展着的自由体诗，是从西方移植的，但也是生长在神州的土地上的，也是产生自炎黄子孙的心灵里的。她的生长、发展、繁荣必然离不开她的母体的哺育。离不开祖国的光辉、悠远、丰饶的文化。文学艺术史告诉我们，任何一国的文学杰作都是民族的大众的文学，都是被打着深深的民族性格的烙印，而为人民大众所衷心喜爱。因此祖

国的丰富的古典诗歌文学遗产，永远是当代诗人、作家的主要学习的功课。

但学习不是生搬硬套，而是推陈出新，向西方开放借鉴，也不是依样画葫芦，而是去丰富与提高我们的创作方法与技艺；去更为深刻地表现我们的伟大现实，无论回归东方寻根，或是向西方开放取经，都是为了复兴繁荣中华民族的大众文学艺术。

现在让我打住一些题外话，再谈谈向诚《葱叶笛》的另一个重大特色，那就是诗的语言的简约和形象的精致。作者的有些小诗，真是字字如同珠玑，语短情长，意新旨远。纳宏观世界的奇象于微型朴质的篇幅里，充分显示了作者独具的慧眼与匠心。

正是在这点上，在语言的结构上，是东方的艺术诗歌的语言有别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以简胜繁，以小胜多，以短胜长，以素胜华，以质胜量。也是在这一点，向诚是真正得益于祖国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启迪，获得了不是形态美而是神态美的艺术语言造型的功夫。

如《枫叶》、《垂柳》、《大海日出》、《升帆》都没有超过十行，却是那么玲珑清新，耐人回味，胜过那些味同嚼蜡的千言万语。

我个人认为：决定艺术价值的是质量不是数量，一部书的版本的厚薄，不等于其艺术价值的高低，一首诗的长短，不能用以计算它的寿命的长短。那些象敲门砖那么厚的诗集，也许多年来仍然被搁浅在书店的书架上，占着位置，而象舒婷的《双桅船》那样薄薄的小册子，却让我踏遍了许多家书店，就象大海捞针，非常难得。

作为真正的艺术家，不论年轻或年老，不断地去提高他的创作质量，几乎是他们毕生苦斗的目标。

我衷心祝贺《葱叶笛》的作者在那人民的文学事业的漫长的征途上，为我们开放的一朵土地之花，如同作者在《葱叶笛》里的自白：

那里有我的寄托，
有我的追求和情趣，
有我——一个年轻庄稼人，
以独特的语言，
向大地表达的真正的敬意！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